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牟集卷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瑯五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騰錄監生臣陳長春

潛錄監生臣南光城

欽定四庫全書

東牟集卷十一

宋 王洋 撰

啓

謝解啓

右某啓伏覩九月初四日試院榜文叨預薦送者程能
馱晷慚非黃絹之好辭啓視糊名因獲青氈之舊物得
由望外憐與喜并竊惟國家承累世之基方郡設三年
之選念在圖治亟於搜賢有經術以究其淵源有詞章

以觀其藻麗解頤折角蓋將求六學之端吐鳳擲金豈
止調四聲之律緣飾吏事發揮國華故其兼用於兩科
將以旁求於庶士矧屬時之多故方值世之中興條理
政綱敷宣天語必也攷治亂興亡之迹以密贊於帷幄
有溫厚爾雅之文以演繹於絲綸庶得元達之情可下
山東之淚故文場之第品取縟句以居多屬響哦聲豈
尚麗淫之美裁篇給韻敢踰枯澁之艱宜有實材方膺
茂選如某者棗膏鈍質冰氏寒蹤看屋梁多樸學之唾

繫車轅茂雅音之賞顧人心之愛日感親髮之垂星覲
足代耕輒就棘闈之較藝偶叨首薦幸蒙革野之送賓
豈謂先鳴之鷄反作退飛之鷁收殘軍於麾下作銳氣
於胸中雖萬全不戰而屈人寧一敗便沮於成計當時
勾踐豈羞會稽之棲山今日公孫終作澠池之奮翼賴
有半段槍之殺氣幸成再奪稍之勇名雖類積薪之譏
庶逃澄礫之恥撫躬增愧獲幸有階茲蓋伏遇某官推
轂士流提衡儒教文翁大興於儒學何武先見於諸生

望鎮黃堂十萬戶皆蒙其福化行青佩六七人多詠而
歸故此采葑亦勞勸駕某敢不勉所未至期於有成秋
槎已泛於河津春浪竹成於頭角十三層之鴈塔名誓
高題九萬里之鵬途路從今舉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宋令修新學成招入學啓

干戈未息猶聞烽燧之虞庠序遽興大暢絃歌之化風
移百里恩浹諸生竊以進德修業欲及時化民成俗必
由學得奚殊於耕獵染固甚於丹青蓋忠義所謂大閑

而文德誠為利器雖時當禦侮聽鼙鼓而思將帥之臣
然師出受成在軍旅不忘俎豆之事尚聞輕石弓而慕
丁字豈可好大劍而詆毛錐是知禮樂雖自百年興學
校不可一日廢然而陵陽縣古井邑蕭條舒水俗寒衣
冠鄙野矧自多艱之世旋成不振之風黌舍鞠為莽墟
青衿逸在城闕義方浸寡俗尚彌乖遺子皆務滿籛教
一經而易有終身不能遜路枉百步以寧聞豈是邑之
人皆愚哉特當時之訓未至爾恭惟某官心勞撫字政

暇承宣悼風俗之陵遲樂人材之教育如父兄之憐子弟
誨爾諄諄恐仁義之漸榛蕪憂心悄悄是以當沐雨櫛
風之際念螢牕雪案之徒畚鍤興斧斤雲集斬荆棘
而披瓦礫鼎新藏息之區飾旒冕而繪火龍復葺溫恭
之貌幸值斯文之未喪遂令吾道之再興人知厦屋之
幘幪俗陶禮教之防範某忝恭梓邑久詠雩風入其門
而升其堂既託先生之庇廕見其禮而知其政復觀令
尹之規模雖蒙循循善誘人然苦鬱鬱久居此故欲養

成於頭角行將變化於風雷敢不力排羽翮於九霄氣
吐虹霓於萬丈當拾地芥以破天荒從茲得路之時即
是酬恩之日學興蜀地遂大變於蠻夷風仕始閩人誓
當稱於龍虎榜佇期收效少謝知音

謝張令有啓招掌學

學者化之本原治當先務師者人之模範患在好為擁
塗傳車騎之臨盈軸出珠璣之賜仰承嘉命深負愧悰
竊以國步多艱師干膺試旌旗滿目寢忘俎豆之儀鏡

鼓誼空久亂絃歌之聽青衿逸在城闕學舍鞠為園蔬
每聞用大劍而笑毛錐未見輕石弓而重丁字念養士
於承平之日尚或罕焉欲崇儒於倥傯之時尤其難者
伏承知縣能高施設識造幾微為吾道之主盟收人材
而樂育下車即修庠序聲邁文翁行部先見生徒禮隆
何武庀事而一新籩豆馳文而四諭布韋風動閭閻譽
流鄰鄙蓋三年之學不至穀力覲有成然一卷之書必
立師曲加敦請旌旆俯臨於顏巷文辭就賜於郇雲輒

及非才實疑過聽念秋之奕而良之御夫豈無從况革
為鞠而木為棋亦皆有法欲當傳道受業之任必得溫
故知新之賢某也學愧面墻識拘窺管博習既已不與
記問亦奚能為自愧小知豈若大知之貴慚非先覺寧
能後覺之明趨隅敢辱於摳衣外戶豈能於滿屨難拂
過勤之命但虞不職之愆雖盡技以授人寧憂羿罪當
讀書而飾已何畏邊嘲誓在激昂辱居題品其於愧怍曷
具敷陳

轉官謝執政啟

居無限之員每慚月廩調殊庭之戍何有年勞拜命兢
惶撫躬失措竊以三載考績帝堯之典可稽六計察廉
周官之書具在法成令具見前世損益之文含過匿瑕
蓋聖朝寬厚之政至或簿書期會才不逮人夙夜靡常
咎皆在我一投吏議必呈微文雖歲月之屢移無勤勞
之可錄西曹白發難逃百謫之誅隴首棲遲徒起十年
之歎名器已重得之實榮進退既分成者為首重念某

賦才謏瑣臨事迂疎政無一矩而一規官乃三仕而三
已矧中臺之部吏高朝署之儀郎寓禁廷曾無兼直之
榮逢大祀乃有及子之澤衡茅動色里巷傳光夫何罪
戾之餘有此僥倖之實某官平心恕物直道經邦聖讒
說以消壬人進善類以定國論咸其自取吾何為哉待
以無心彼自化耳春風扇物豈間寒荻幽谷澌冰亦叨
暖律某敢不激昂士檢恪謹官常洗四十九年之非誦
千有一得之訓未離溝壑期報德以敢忘痛念瑕疵誓

洗心而未已

謝漕郎中啟

螺浦效官曾無善最樵川易守復玷疏恩無牧養御衆之才叨承流宣化之任念曠官之是懼感覆護之彌勤某官德重鎮浮才高名世東山笑傲初無富貴之心南國經營自是功名之會某衰遲晚節連蹇下材雖頻辱於使令念不忘於矜畏敢圖仁厚過沐撫存更祈眷予之私遂保始終之賜

謝大資啓

中臺列屬無善狀以彌綸西掖代言忽誤恩而超躡復
攝玉堂之直遂通荷橐之班感德知歸揣躬甚懼伏念
某氣資淺窳術業空疎志雖勇於有為文實昧於知體
殆若冥行索塗而未睹趨嚮中流泛梗而莫見津涯頃
遇真儒時為宗伯獲執摠衣之禮以希點礫之恩雖不
反於三隅庶服膺於一善每嘆孟軻之道疑若登天深
味孔子之言進雖覆篲方圖黽勉求識指歸忽冒寵除

恍慚素業由左右司而進用固感異恩兼內外制以竝
行詎當重責愛深負乘避莫循牆此蓋伏遇侍讀大資
德立中庸道懷先覺大鈞品彙皆隨分量以胚渾餘鼎
刀圭可脫塵凡而羽化致茲庸陋亦預甄陞某敢不滌
慮洗心恭俟兩端之叩碎身粉骨誓當一死之酬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新除秘書郎謝宰執啓

鑿坡對問嗟約結以無竒芸閣讐書駭輪囷之見器恩

逾望表名視實浮顧當察察之朝翻作容容之客人皆
憐其謗識已尤愧於厚顏竊以九流之言盛於戰國兩漢
而下實振儒風隨一時旌帛之求皆四海英髦之選文
傳帝虎陋青白之并媿學去縱橫賴朱黃之是正蓋藏
室校讐之吏亦石渠應對之臣道以人弘文因世貴渲
釀浸久風流莫傳雖梁朝盛南國之文而晉氏開東堂
之會處或非稱議亦隨譏獨取貴游堪笑何郎之九子
未求難字已驚顏氏之一書凡相承者幾年終不改於

同轍洎唐室之御世開崇館以右儒道既成乎一王文
乃窮乎三變下更世季復嘆道微鐵馬金戈彼方營於
旦莫錦心繡口此何計於歲時逮我宋之龍興煥斯文
之虎變旁搜俊乂務極優隆培百氏於斷缺之餘規三
館於深崇之地賞花命賦身陪玉輦之游給札訪言名
預金閨之籍稽羣賢之品式見累聖之規模倦客堪嗟
乃作諸侯之客子漁翁已老終為禁地之主人屬戎寇
之猖狂致衣冠之奔走舊章既逸前事莫追白頭多未

見之書黃童有謏聞之嘆孰謂文初不墜時可有為收
潰敗於瘡殘不圖今日救什一於千百何愧古人然而
成大室者必謀其材求善工者先利其器非有得於俊
譽詎可列於英躔如某者受才亡堪為學甚陋棲遲末
路敢意騎鯨盜竊塵編僅同窺豹先王之能屈轂今謂
伊何小人之用直鈞素無可取矧蘭臺之諸彥在過江
為幾人才若坦之乃宜獨步人非阿濬殊媿七賢某官
道為世師學該治要急親賢之先務下至孱庸藏觀闕

之舊章不忘造次致令樛散亦預雕鏤某敢不求所未聞勉其可至效鉛刀之一割儻遂初心策駑馬以三驅試窮末技仰酬洪造以答已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得宮觀謝執政啟

起從祠館付以專城不稱使令自貽罷斥豈期覆護復竊餐錢視人何顏揣已增懼竊以郡守之任實顯千里之權文臣之科當謹七條之訓一或失度是為曠官擇不處仁何有魯堂之戒自拘司敗難逃法吏之誅宜塞

戶以歸愚誓灌園而終老念在官之日少歸橐無餘顧
仰食之口多卧餅垂罄徙舍免借車之費舉家憂食粥
之虞非仰叨於洪鈞人誰憐者果俯從於民欲天實臨
之還香火之舊緣償山林之宿願未作師門之棄物斯
為清世之幸民夫何勞能有此僥倖某官平心處物直
道事君勤勞百為夷險一節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在夫
子以何心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感羣情而咸格致令孱
瑣每預陶鎔飽支離之三鍾脫陳卿之百謫某敢不彌

敦晚節少報隆恩與之粟九百辭已愧古人之取予存
其邑三年復尚期異日之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鄭侍郎知鎮江府啟

伏審光奉言綸榮紆守紱持甘泉之筆橐通籍清班覽
北固之江山作藩重鎮印章初視輿論灑然伏惟某官
冠冕一時淵源千古文能經緯存彬彬儒雅之風言合
忠嘉厲謇謇王臣之操早膺簡注遽歷清華入侍燕閒
有謀猷之告后出分憂顧常豈第以宜民比自琳宮擢

臨鐵瓮方北道有往來之使而南徐實控扼之區為其
當衝聊以借重某方糜芻粟阻造門墻寓誠尺牘之間
未殫賀意側耳鋒車之名嗣慶恩除

與檢法啟

學海無雙量陂千頃顏魯公之節霜日雨澤隨今雋京
兆之學春秋平反自古

賀呂憲到任啟

伏審光膺宸命出總祥刑方畫衣冠隆堯舜之風而空

圖圖追漢唐之治不有平反之譽曷當簡注之求邸音
初聞識知交慶恭惟某官道存忠恕德紹高明華省握
蘭入應郎官之宿名藩剖竹出高刺史之天顧揚歷以
滋多宜踐更而皆可況值星辰之貫索佇觀草漏於園
扉倚成幾措之功仰副好生之意側聆報政行即疇勲
某欣聞視印之初屬有計臺之冗阻趨賓綴莫造足於
門牆姑誦慶言聊寓誠於竿牘

代王漕到任謝王參政啓

淮濱飛餉未究微勞江澣轉輸遽膺徙命叨榮踰溢撫
已凌兢竊以貫索猶明撓搶未掃洪流五千餘里多控
險以居東精卒數十萬人皆列屯而聚北張頤待哺露
體索裘既非天雨而鬼輸必候絲身而穀腹雖智慮朝
廷之藪可足食而足兵然江淮租賦之淵宜利民而利
國況加之師旅而因之饑饉欲居者積倉而行者裹糧接
禾穗以何堪鬻帶金而莫給欲當關中蕭何之任必得
江左夷吾之材豈宜孱庸誤辱委任如某者材微知闇

資散望輕事為空號於練更階品謬因於積累衣冠雖
襲慚無挺挺之風桑梓何賒空有恂恂之念況籌算素
疎於心計而幹排難見於錢流雖未知開闔斂散之方
豈敢憚絡繹往來之事徒以蠻夷尚熾誓不俱生筋力
未衰尤當任責初造海陵之壘繼陵桐柏之流曾未浹
辰亟蒙溫語飛芻輓粟將効於勤勞蒙霧襲蘭豈忘於
香潤此蓋伏遇叅政道優器使義重宗盟蚤加推轂之
私曲盡采葑之美故國非喬木蒙向記於鄉評思人及

甘棠辱未忘於祖烈叨茲恩遇實賴獎提某敢不力務
斡旋日思供億攬范滂之轡志雖在於澄清持劉晏之
鞭心實期於取予儻宣微效庶答深知

賀万俟元中啓

帝求上德位亞公槐朝列正人民歸重望伏惟驩慶竊
以功名之士本非期於有為軒冕之來類多出於無意
惟天人之共助雖廉退以難辭持身始見其躊躇微物
自歸於陶冶豈徒觀溫良恭儉之德抑亦止貪婪奔競

之風昔聞是辭今見其事某官稟中和之德平好惡之心從容縉紳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毀不沮而譽不勸美哉千頃之波用則行而舍則藏卓爾萬夫之望某親承惟舊名位至疎情豈廢於攀緣勢自同於間濶不知鼓舞豈惟私意則然咸在甄鎔是乃輿情同爾方伏波之于邁難施下客之詞逮季子之來歸併敘國人之喜遙瞻崇屏匪罄欣懷

賀章參啓

掄從執法晉秉事樞具允師言遂參大政朝廷胥慶夷
夏交歡竊以前疑後丞衆星環而拱極右賢左戚先王
所以造邦儻非賢哲之求曷稱聖神之舉萬牛回首衆
驚廊廟之才一鷲橫空果副風雲之會當五兵之不試
在庶尹之允諧朝廷既尊名器增重光武之得鄧禹無
異立談先主之遇武侯猥煩三顧某官廣大有裕直方
不疑以詩書禮樂為雅言故溫良恭儉而得政國勢既
定加九鼎以彌安文德誕敷在三苗而何有永惟同德

均輔太平遙瞻環珮之光獨媿臺萊之賤昔陪論士嘗
披樂廣之雲老與斯人共樂唐堯之日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賀黃新恩啓

鄉大夫之論秀必取真才賢進士之成名固非假譽爰
得藝能之實允符旁仄之求解元先輩學守家傳文該
古訓賦得卿雲之麗詩憐郊島之寒挺秀木於千林出
青錢於萬選某昔窺霧豹蓋尊君作宰之初今覩搏鵬

乃志士成名之日行觀騰蹕尚慰衰殘傾祝之情數宣
奚既

初赴浙西帥幕賀王帥啓

伏審光奉綸言進持荷橐京邑為四方之則遂尹上都
精神折千里之衝兼分外閩重望素著羣情翕然恭惟
某官執德不回受材鮮儷早騰雋譽休著妙年星省握
蘭金堤護埽一麾出守立忠節於艱時十國為連富兵
儲於漕計揚歷既久眷知益深念清蹕所臨之區乃敷

天咸仰之地是用秉甘泉之從橐入綴駕行若京兆之
政聲洞知烏攫門閥獨高於天下經綸自了於曾中賈
誼負王佐才無廷臣之出右魏謩有祖風烈踐世職以
可期某受性維庸辱知最後自聆邸報喜倍私惊石洪
初至於河陽韓愈欣從於晉國大厦成而燕雀知賀豈
止庇身淥水泛而芙蓉可依遂當入幕

上葉帥啓

念垂髫弱歲已嘗誦夫子之文章及斂版微官久欲聽

先生之謦欬素仰龍門之峻獲瞻虎節之雄天假夤緣
時為幸會竊以士之於世也不必因周秦而貴賤道之
在經也固嘗與日月而光明惟春秋於六籍之文而制
作合百王之典親出聖人之筆削時傷周道之陵遲始
自東遷訖於西狩事繫日而日繫月豈徒為因史之文
正次王而王次春抑有見奉天之意不獨示一時之褒
貶蓋當為萬世之章程三家之傳既興五始之言間出
互相矛盾漫失本真起廢疾而鍼膏肓徒有專門之蔽

充棟宇而汗牛馬益為駕說之多甚則棄經淺而決獄或以之明水旱之變或以之正宗廟之儀至於辨戾園之非議陳湯之賞有如下其手者孰云緣飾以儒哉經術不明世道交喪綿歷漢唐之代晚稱啖趙之功然皆蠱測以管窺豈識天高而地厚未墜文武之道及我國朝間出英雄之躔共明道義崛起泰山之學風靡伊川之流錚錚自持落落相望時因中廢學益未醇卓聞命世之賢大闡編年之學恭惟某官六經羽翼四海楷

模至誠質諸鬼神浩氣塞乎天地探聖賢而趨奧壺道
格乾坤推緒餘以應國家功光帶礪望隆分陝勲庇維
周興庠序於沸鼎之中控江山於扼喉之地十洲風動
莫不歸心諸將雲屯獲其死力蓋文武為萬邦之憲而
精神折千里之衝但人心未厭於居東然主意實煩於
護北龍蟠虎踞方當禦侮之區玉杯竹林綽有談經之
暇固已發聖人之深蘊蓋將傳後世以不刊隄障末流
開明積闇是當寫之琬琰副為名山之藏緘在綿緘必

有神物之護某也天資凡下地出寒微僅為小智之自
私不見古人之大體然麟經舊學螢雪半生而豕字多
疑塵埃積歲妄欲勉趨於覺海孰能為破於迷雲所以
久願掃陸先生之門庶幾聞武平一之論比因假職望
帥座之熒煌遂獲摳衣聽鈞言之溫厲非敢以爵祿勢
利而為希慕竇賈將求道德性命而為指歸進而教之乃
所願也雖執干戈而衛社稷方當扞外侮之時然說禮
樂而敦詩書是亦翼中興之效誓將剪拂辱在品題

代問候葉帥啓

草木搖落弦鳴膠折之秋鴻鴈來賓書想帛傳之日禮
將合秩節屆授衣宜君子之對時保天和而視履恭以
某官風神玉粹氣局海寬牀或用於龜支體無煩於禽
戲守行宮之禁鑰綏撫吳邦總推轂之戎麾肅清江滸
時則鳳臺風勁鶴帳雲高淡霜日於秦淮洗露天於鍾
阜華網列釜聊復熊經而鳥伸犬蠹高牙坐鎮龍蟠而
虎踞某仰叨雲庇俯恐錦傷官守拘縻堠程脩阻莫望

榮煌之座輒伸咨候之儀覲全頤養之功日迓晉蕃之
寵食已調於五鼎位行面於三槐祝頌所私敷宣何既
賀趙叅啓

大君有命舊德自求物論既同人心自定竊以時無劇
易得賢者昌事有異同從繩則正方上聖憫難艱之際
繫哲人赴事功之秋命彼生商相臣咸有一德監於有
夏周人蓋惟一心是膺興起之期實係安危之舉在民
譽者非公誰歟某官清以有容廉而不劓全師保勝嘗

坐制於中樞臨代得符宜再酬於大邑東山已久公望
偉然北土未歸天心有待堂堂漢相威稜愴乎四夷赫
赫周師勢重侔於大呂復鴈門之跼者言既遂矣濟茅
津之役者拱以俟之是必於從容談笑之餘一齊乎寔
窳慎伎之俗某登門雖舊奉履甚踈歲稔時和知荷哲
后之賜噓枯肉骨永懷愛日之功頌願之情敷陳罔既

賀沈參啓

申命自天典司密命疏恩胙土總攬中權華夷同辭將

士增氣某官學非人力道實世師確爾同心義斷金而必合巽然衆口雪見覲而自消載膺同德之符復敘七人之列蓋上策莫如自治而為國要在得人惟堂上之奇謀迺軍中之奮執田知發蹤爰收搏獸之功師欲致人宜本運籌之畧惟佗佗保予勇士必章章歸彼侵疆殆將一怒而安遂見太平之象某登門惟舊嚮德彌崇永懷戀慕之誠喜聽懽愉之頌其為欣蹈實倍等倫

賀張參啓

將平偽壘載用真儒命起新傳人還舊觀華夷幸甚朝
野具依某官靖以有容剛而不犯九齡風度表在縉紳
萬福威名行乎草木進退必當於義出處惟適其時誠
節著於公朝德望觀乎近代築巖傳說宜膺審象之求
辟穀留侯難遂棲霞之志某瞻光惟舊嚮德彌崇敢祈
茵鼎之調永作邦家之福其為頌願實倍等倫

賀陳參啓

帝思作對賚我元臣國有正符相予碩輔驚輿言之乍

喜審臚命之初傳政屬巨人物無異論竊以有心於事者志每不遂無求於物者功或可成故小智自私每輕從於進取而達人大觀當退託於謙冲方自放於溪山之中若兼忘於塵寰之表引疾謝事寧知軒冕之榮感物寓懷殆逐蟲魚之樂然帝心攸屬民望具依病若留侯雖靡煩於征討謀如叔向終難徇於優游果膺同德之求遂正七人之列某官宅心淡薄稟德粹夷無甚親無甚疎固自分於涇渭用則行舍則止實有係於安危

橫岷峨峻聳之奇導河洛中和之美民有望矣天實從之凡在聽聞孰不欣蹈某趨承惟舊嚮慕彌崇喜廟算之益奇期軍行之決勝相儒臣待命之氣摩礪以須笑腐儒紀德之誠執筆以俟其為幸願難罄敷宣

賀席參啓

師言允協帝念誕敷正道既開人心自定竊以艱難之際所急者在於得賢出處之方所貴者先於合道惟一舉而兩得乃公論之具諧念衆人之與求猶難盡道豈

帝心之枚卜可覲曲成必有忠勞積累之勤仰當聰明
特達之舉是為同德乃副旁求果有若人儀於天路某
官宅心甚厚遇物惟公不吐剛而茹柔夙著傳家之美
若忘身而徇國誠高一代之勲某嘗辱下風蓋惟舊物
喜鳳鳴而躍遠何啻揚眉笑鼠飲之屬馱終期滿腹其
為欣願實倍等倫

代賀樓樞密元正啟

歷象日月星辰四序協履端之始布治邦國都鄙萬民

聳垂法之觀當去故取新之時有小往大來之吉恭惟
某官受天間氣為時宗臣有絲綸華國之才以代言詞
掖有帷幄運籌之志以經武兵樞精神折千里之衝方
伯總十連之帥密邇長安之鐘鼓肅臨禹穴之山川聊
均佚於侯藩即遄歸於揆路蓋謀王斷國天下捨我誰
哉況詢事考言廷臣無出右者茂對三陽之寢長宜推
五福以類升某素荷幘幪方紆芻粟東閣椒觴之列阻
效鳧趨南山巖石之瞻徒懷燕賀永言傾頌莫既數殫

代回合肥李漕賀元正啟

厯象日月星辰肇更歲始布治邦國都鄙式聳民觀茂
當數雨之辰宜有拔茅之吉恭惟某官材優心計慮審
鞭籌雖江淮租賦之淵倚為軍餉實智畧朝廷之數自
見錢流風解凍而淝水明日載陽而槎山媚時迎泰象
福考履祥某遠想使旌徒揺心旆阻稱壽筭坐縻千里
之符先辱華緘重拜五雲之賜緬懷感頌曷具數殫

賀王參政元正啟

歷象日月星辰肇更歲始布治邦國都鄙式聳民觀方
朝廷受四海之圖而臣主慶千齡之會應三陽而交泰
叶百順以來宜恭惟叅政羽翼帝圖權衡王化丙吉知
大體遂同致於有聲宋璟善守文能濟成於應變既上
聖攬合兵之柄而從權制清野之謀寇遂斂師時尋舊
好念光武禮匈奴之使蓋高皇用婁敬之謨五利收於
和戎雖蠻貊之邦行矣百樂生於治國信仁人之言溥
哉日舒以長子温而厲茂對三微之治允膺五福之升

其邈在江臯阻紆潛計當戶帖畫雞之際有粟行流馬
之拘仰望鈞閱遠想葦桃之飾輒伸慶牘代稱椒柏之
觴祝頌欽懷敷宣莫既

韓樞密啓

首尾同
王參政

某官識照幾先量包宇內大忠貫乎日月至誠
質諸鬼神鯨鯢築京觀之封屢平寇壘帶礪受勲臣之
誓克鞏皇圖本兵既重於樞機授鉞再分於旄節雖鄧禹
不勞於吏事而周公常在於王朝功成豈特以不居帝

眷方聞於益厚顧子儀以全德終始無纖芥以自嫌然
裴度為天下重輕作當時之人望茂對三微之始允膺
五福之升某忝出恩門阻紆漕計

云云

賀吏部侍郎元正啓

麟史備書夏正別三王之統雞人肅唱漢朝受四海之
圖當去故取新之時有大往小來之吉恭惟某官材優
經國道足覺民已揚藻鑑之清聲人稱裴馬咸矚金甌
之重望帝眷崔盧茂對三微倍膺百順某阻紆漕輓徒

跂門牆戶列葦桃幸欣逢於穀旦觴稱椒柏莫旅進於
賓閱壽語惟勤尺書難盡

戶部張侍郎沈侍郎元正啓

某官材猷通敏宇量深沈薦歷清塗久持從橐念宣王
復文武之境力振紀綱而劉晏亞管簫之功實裨用度
既方深於帝眷諒即輔於政機茂對三元倍膺五福

某已

同下

中書李舍人啓

某官禁林頗收文體常揚調軍稱倚馬之才攄思擅湧

泉之譽

書生效洛下之吟
詞掖感山東之卒

時名獨擅早魁玉筍之科帝

眷方深夜秉金蓮之炬諒佇膺於倚注當峻陟於機衡

茂對三元倍膺百順

已下同

賀安撫劉寶學啓

某官材優經濟道洽拊循高牙肅擁於戎麾剖竹暫分
於郡寄念斯謀斯猷而入告於后眷且方深然宜民宜
人而受祿於天福將焉往

某已下同

兩浙兩運使淮東運使提舉本路坑冶提舉通

用

某官謀謨黽賈材術管蕭有猷有為端得隨時之義如

幾如式允膺作善之祥茂對三微永綏五福

某已下同
諸州太守

止改上二句作材
華舒向政術龔黃

本路提刑元正啓

某官人中屈軼天上麒麟握蘭增省戶之輝列柏聳憲
臺之節念先王以明罰勅法雖云垂三尺之文然君子

以折獄致刑豈特活千人之福

某已下同

諸州通判并諸司屬官回元正啓

鳳歷更端定四時而成歲義輪乍永與萬物以為春茂
對新元倍膺崇祉屬此飛芻之務未遑慶牘之馳先枉
華緘過形雅祝感藏深佩敷述奚殫

張樞密元正啓

某官望重岱嵩智先著蔡受書黃石秘傳韜略之文取
日虞淵光輔照臨之運既兵柄專元樞之任而淮堧為

清野之謀遂挫強鄰來尋舊好念光武禮匈奴之使姑
欲包荒而亞夫嚴細柳之營時方持重雖五利得和戎
之福由七德收禁暴之功化國之日舒以長帝王之兵
全以勝茂對三微之始允膺五福之升

代賀林提鹽啓

伏審光奉綸言出司利柄見聞攸暨惟慶惟均竊以貫
索尚明九賦殆成於箕斂攬搶未掃五兵難致於橐藏
轅門需芻粟之軍儲屬幕責金繒之歲賂廩給有百官

之俸禮文存三載之郊略舉一條動將億計既非鬼輸
而天雨又惡日削而月朘念足國裕民之謀惟煮水摘
山之利欲膺劇任必有偉人恭惟某官材勁南金器珍
東寶權事得重輕之要濟時多經緯之宜笏畫鞭籌而
悉曉幾微頤指目語而自能辦集置為渠展陋管仲孟
春之條益廣牢盆多五琦季年之數如見錢流地上豈
容利析秋毫況江淮為租賦之淵而山海為天地之藏
以富國強兵而自任豈剝下媚上以徼功幹局方施能

聲已著某也斷斷兮無他技錄錄率皆因人材疎而命
苦竒志大而用多拙桑榆漸逼恨無却日之長戈蒲柳
易衰空有欺人之白髮冰子方求於挾纊涸鱗正念於
分波附鳳翼以有階登龍門而復幸職當負弩心願執
鞭五斗米既已折腰雖慚彭澤萬戶侯豈如識面獲事
荊州儻埏埴之或容庶冥頑之不棄忻愉所倍數述矣
殫

代賀陳提鹽禮上啓

光奉制綸專出司於利柄慶行巖邑咸託庇於卿雲顧
在挺鎔特深欣忭竊以國家艱否河洛邱墟六師久戍
於淮襄八駿未還於沙漠轅門餽餉實非天雨而鬼輸
邦計斡旋多資海煮而山摘矧此大江之左最艱會府
之權不有偉才曷勝劇任恭惟某官朝闈粹品翰圃清
流早符六夢之祥時中萬錢之選示斯文之著蔡為當
世之羽儀禮教中而樂教和職明訟襲著為律而疏為
令功著刊修妙簡淵衷來司計任幹山海而排商賈稱

物貨而足轉輸計陋夷吾利固踰於渠展術高孔僅財
自行於牢盆雖曰討寇未休宿師尚衆國用自闕於給
足民財不見於誅求尚淹總計之司姑鬱具瞻之地某
治稱寡狀材術無聞自虞製錦之傷特借潤河之賜若
披雲霧既瞻君子之威儀如落珠璣當聽先生之警歎
誓將剪拂辱在甄收

代賀劉季高移守鎮江兼謝見知啓

銅符千里下僚方獲于依劉芝檢十行徙命不容於借

寇卧難留於去轍詠空播於甘棠賀與戀并神隨夢往
愚竊聞朱方古壤黃鶴佳山赭衣思秦鑿之餘鐵瓮想
吳城之峻南坑罇海北固橫江季札賢名尚想延陵之
舊俗仲謀霸畧可觀京口之宏規初二漢疏作雄藩在
六朝世為重鎮上連建鄴外援高陵矧今警蹕之巡尤
重股肱之郡允膺高選宜得偉人恭惟某官識度沉深
規模洪遠金箭挺東南之秀韋絃無緩急之偏君堯舜
而俗成康常為自任政龔黃而識裴馬已著芳猷一麾

暫試於牧民滿歲驟聞於易鎮次翁有潁川之徒風采
愈明子翼因河內之遷威聲益震誰翫月華於秋浦獨
回春色於京城百錢當齋以送之時五袴有挽不來之
嘆翠微亭上未寬零雨之思綠水橋邊已有昔襦之詠
無施不可所至有聲某也區區何所過人錄錄未有竒
節每辱齒牙之借譽實緣瑜瑾之匿瑕若泥在釣盡屬
甄陶之力自髮至踵皆由成就之軀蓋賢惟工於用人
然士固伸於知己自攀違於履舄每躔繫於肝脾初巨

浸波澄挽綵帆而不駐奈重山雲鎖入飛幕以何階姑
伸賀厦之誠難弭慕羶之志誓當澡濯終辱彫朽

代賀秦樞扈從還臨安并問候啓

風伯塵清二月見姚虞之守行者扞牧五臣多咎犯之
謀扈警蹕以邁征闕樞機而運動恭惟樞密相公氣雄
邊塞志混車書拔城為堂上之兵聚米論目中之虜茂
洪正位思戮力以復神州文若獻規必深根以制天下
法從星隨於吳會別都虎踞於金陵乘苒苒於春華還

潭潭之相府陰有神靈之叶贊謚調守局之粹和待士
甚勤想勞心於三握憂時雖切宜強食於萬錢薰風將
奏於絲桐槐府覬調於茵鼎某也恨縻官守徒望台躔
每懷葵藿之傾切嘆雲山之阻重趼未遑於百舍嘗貢
尺書報緘輒辱於五雲深銜緹禮妄意貽孫之親舊果
蒙安國之推揚雖聞諾重於千金未見紙賢於十部敢
期題品成就始終念叔向之望而奚固非私好然孔明
之知蔣琬亦豈淹才禮輒候於寢饗意敢忘於提挈其

懷畏愧曷具敷宣

代李漕回賀徐常州啓

溫語如綸妙簡惟良之寄名藩剖竹早騰來暮之歌條
教一新懽忻四塞恭以某官遠猷經世種學提身陪樞
筦之賓僚謀王斷國馳星輶於屬部幹海排江踐揚滋
多譽處休著念田里欲無愁歎而吏師果得循良宜民
受祿於天亟聞報政嘉猷告后於內行見召歸某方圖
慶牘之修先被華緘之貺永言感佩曷既敷彈

賀王蘇州啓

伏審祇奉宸綸榮紆郡紱六閣高華之地仍通籍於西
清三吳全盛之區方偃藩於南服印章初視輿議藹聞
竊惟慶慰恭以某官德度誠淳性資端亮星蘭華省方
當弱壯之間符竹名藩仍在艱難之際流馬足轉輸之
計問羊多彈壓之聲妙簡清衷進聯法從入陪起部紫
荷新漢橐之儀出鎮輔藩皂蓋聳吳門之望聊煩卧護
行即遄歸福及京師未覺道塗之遠功存社稷況傳家

世之榮鼎席方虛鋒車在即某久叨恩遇遽遠台光十
幅綵帆自記別違之日千毫霜兔莫形傾邈之懷輒陳
賀厦之誠彌切潤河之望春闈木德日暇棠陰願精茵
鼎之調佇迓鈞衡之拜

代人賀周蘇州葵啓

伏審光奉言綸就更守紱輟從苔水不容遮道之願留
易鎮吳門已見騰歌於來暮望實素爾聲華翕然恭惟
某官五經紛綸四海模楷激揚烏府凜然指草之威記

注螭坳偉矣編年之法竹符再剖城堞相望實憐衣錦
之鄉更有戲斑之樂惟二千石已無愁歎之聲賜尺一
書佇觀敦趣之意某初聞除命喜借鄰輝莫筮跡於門
牆徒寓誠於竿牘其為忻慶曷易名言

代賀梁戶書知溫州啓

伏審祇奉宸綸榮紆守綬文昌八座夙瞻喉舌之司州
牧一麾均佚股肱之郡素望涖止懽聲翕然恭惟某官
器度閎深風猷凝遠有險夷一致之節而持之以正有

酬酢萬變之才而濟之以權解牛新若於發矟射虎默
然而飲羽商邑翼翼曾聞桴鼓之稀鳴禹迹芒芒力致
版圖之蕃殖入侍九重之清燕出陞六閣之高華首持
從索之荷屢剖雄藩之竹顧東嘉之劇鎮輔北闕之行
都不有畢公保釐之才孰明召伯正信之教宜膺眷注
上副倚毗居欽簡以臨民已見布宣於王化有謀猷而
告后行將入輔於政機某素荷雅知欣聞成命屬拘縻
於芻粟阻趨造於門牆青帝方和黃堂多暇覲倍調於

鼎鉞即赴召於鋒車

代黎諫議謝胡待制啓

宸心妙東潛德自求綸命亟頒疏恩甚寵眷河圖之久
直躋法禁之近班先邑方敦殿邦增勢某官學本謀道
清不求知事親有聞蓋稟中庸之正臨戎不墜載勞慰
薦之勤輿言獨美於新田天眷乃由於舊學是謂得時
而仕實為稽古之榮凡預見知孰不欣快矧惟衰陋久
荷輝光衽褐拂巾曾效貢公之喜推賢揚善慙無廷尉

之風猥先辱於緘滕顧未勤於竿牘私懷頌願復積兢
惶

欽定四庫全書

東牟集卷十二

宋 王洋 撰

啟

代人求宮祠啟

用之則行竊佩古人之訓不能者止敢忘今日之規欲
陳徇己之情宜叩受患之地伏念某少無一藝長乃多
竒延襲替纓祇奉七條之戒因緣門戶妄希五柳之風
不圖草芥之微幸遇明良之會屢更歲籥連領州符夙

效一官每積凌兢之懼晚當劇郡寧逃曠敗之誅諒非
造化之生成安得保全於終始自顧桑榆之晚難貪章
綬之榮政已三年請代蔡丘之戎身踰七十願從黃石
之遊某官以道事君量才授任不遺疏遠曲逮寒微故
今焦爨之餘尚中宮商之節顧筋骸之已莫在進取以
何能齒豁頭童難改金閨之諸彥人微位下或堪廟內
之老人

代徐漕賀李漕啟

帝心簡在圖任舊人士論協同願觀新政某官仁心起
物直道由中華萼傳芳久冠北州之望旌麾繼世實繫
南國之光既自結于主知乃曲從于人歆眷全吳之樂
土實四海之上腴委粟腐於倉中已觀前效見錢流於
地上載邁遠圖顧茲孱瑣之愚遂獲依隨之幸壽王在
事置都尉以奚爲馬援居前何舊交之敢屈自惟欣慕
實倍等倫

代人謝漕使舉改官啟

去來亡補初自類於鳧飛得失若驚乃遽叨於鷄薦寵
踰望外愧與幸并竊以刺史之官本於徃古輔軒之任
尤重本朝攬轡澄清實仰膺耳目之寄駐車決事豈徒
司金穀之繁兼一方進退之權總列城刺舉之任民惟
知於載德士乃願於承顏賢智効功盖有因而進者姦
回歛衽亦望風而避焉非得充實通敏之才曷膺聰明
特達之舉如某者東州冷族下國陳人少思力於寸長
壯無取於片善佩父兄之餘訓敢不周旋稽聖賢之格

言粗加黽勉一從州縣屢閱歲時雖簿書獄訟之間謂
稍通於利病而朝野艱難之際曾何濟於事功撫長劔
以悲歌自傷壯志伏短轅而却顧誰諒微衷豈圖滂沛
之恩下逮根荻之細吹噓一氣生寒谷之春風升斗餘
波激鮒轍之江水退惟僥倖乃有黃緣某官宅心至公
待物以恕與人不求其備故愚智在所兼收任事必惟
其能故孤寒得以自進古所重也今實見之以曲士進
而成人恩固踰於鮑叔由下土升於上國名不媿於周

昌某敢不更勵所長益鞭其後涓塵已細難酬廣大之
恩皮骨若存當盡糜捐之報

代韓侍郎謝胡待制啟

光膺綸綍榮進班聯侍從得賢措紳交慶某官學知要
道義不苟從溫溫君子之儒蹇蹇王臣之節懷鉛抱槧
久養望於書林簪筆持荷嘗代言於西掖帝念甘盤之
舊美豈專商民懷子翼之恩心惟借寇是用特加異數
就寵分符願推魯俗之餘少借吳山之重某聞風惟舊

承見尚遲未修竿牘之勤遽辱緘牘之賜既懷頌願復
積兢惶

賀凌季文監丞啟

廣庭賜對已屈輿言崇陞傳臚果高衆俊國有得人之
實士多慕德之誠况在未交豈不先慶某官學本為己
譽久在人條陳時事之宜既會文而中理指切古人之
意知異世而同功豈惟育才之光是謂得人之盛

賀張子韶狀元啟

宗伯書名最先淡墨太常奏第首被濃恩光動宸樞慶
傳寰宇某官言無枝葉學有本根羣心推德行之尊獨
步擅文章之美時方艱棘道在扶持讀劉蕡誦言之辭
但知歎息覩公孫曲木之喻將見事功豈惟育材之光
是謂得人之盛某株愚鮮儷流落無堪嘗借辯於墨卿
獲縱觀於筆陣欲修竿牘慚冗憊而莫先過辱緘滕第
兢惶而罔措

爲昌祖定婚啟

詩正人倫雅著得時之美禮諧民俗每彰合姓之文偶
幸結於齊盟敢自同於晉匹某姪孫初緣世賞獲齒仕
流慚無閭閻之傳粗習箕裘之緒伏承小娘子夙親姆
訓早正婦容素帛傳書已稟千金之諾白茅致幣爰羞
五兩之儀

賀程元顓生日啟

期三百六旬旬日遂周於堯歷凡四十九表表儀有類
於宣尼屬熊羆占夢之期沸龜鶴齊年之祝恭以某官

昂星孕秀嵩嶽儲神祥呈天上之麒麟譽掩人中之屈
軼擢科而巍登虎榜早擅雄名簪筆而儼立螭坳亟躋
要路鳳閣更代言之任露門膺勸講之崇雖為儒士之
極榮抑亦富貴之所自五百年出名一世捨其誰歟十
八歲當作三公今為可矣某謬忝摠衣之列屬逢射矢
之辰稱觴有阻於鳧趨引領但深於燕賀如位列三槐
九棘可繼觀賢業之猷為雖亥有二首六身未足計華
年之甲子其為祝頌曷具數宣

答趙都監求解經序啟

華賤命介榮拜芳辭寶訓長編光先部屋窺老成之述
作得問學之淵源感殆無窮喜惟創見竊以建用同姓
本裕陵宏遠之良規恢廣學宮蓋徽宗紹述之美政月
書季考兼寒士進選之科事舉言揚副清朝公正之選
王室有磐石之固公子歌麟趾之詩凡九族之重光皆
百世之盛典恭惟節使郡公宗室元老文章鉅公繼世
象賢畢公紹前人之美爲善最樂東平爲列國之師都

監團練不替前修存心古道上下經六十四卦三篋之
書偶亡道德經八十一章什襲之珍固在欲明舊學行
藏新刊何求士於論餘俾題名於篇首蠅飛數步或附
驥而絕羣鶴唳九臯喜其子之相和

答陳倅啟

夙仰聲猷重依喜契阻交承於履舄夫修好於緘滕敢
謂謙恭下收微賤某官被服儒雅操履靖共鏘鏘環珮
之容挺挺松筠之節若昔先帝推恩外家知傅喜之後

凋宜膺茂賞得野王之治行實冠明庭當臚命之初傳
見羣工之動色謂宜奮翼遂展搏風何黃卷之誤身致
青冥之垂翅雖壽王居都尉爲任重要沮授留治中爲
淹才行聞尺一之除元副萬夫之望其如欣頌曷罄敷
宣

答齊察院致政啟

竊以無適時之用舍偶佩魚符觀古人之典刑尚詢黃
髮矧襄陽之耆舊本大厦之棟梁念依德之非遙恨造

門之尚阻敢憑素牘用寫丹心某官清世名賢中華瑞
氣造道德之闡奧視仁義爲遽廬正色霜臺更十年而
不調游心物外見晚歲之後凋某奏記云稽仰風惟舊
偶叨郡吏近瞻夫子之門墻繆玷儒鄉具見國人之矜
式顧鴻飛之何慕幸燕賀之有依矧拜瓊瑤錦繡之賤
教以撫循蘇息之術結玉生之襪雖有意於周旋虛蓋
公之堂諒未容於造次敢不心承名誨力先窮民庶不
墜於前規或免罪於巨室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江留臺致政啟

效官螺浦善狀茂聞易地樵川濫聲彌著自滿小人之
腹偶觀君子之鄉推求何來夤緣有自某官中朝重望
南國宗工龜勉徒勞慚素書之未展推揚過實驚綵筆
之先頒穡人告功清霜在候敢祈茵鼎益重保調

見鄭監啟

韓山而排商賈久欽偃草之風行部而見生徒遂有披
雲之幸獲依輝潤深識楷模恭以某官廟璉凝珍天球

甄粹奕奕措紳之表堂堂人物之英閎閱高華富貴所
自有也聲名烜赫將相豈無種哉儒門不獨於韋平世
德固歸於藥范首騰雋望亟踐華塗當平戎禦狄之時
懷足國裕民之術析秋毫而善心計志陋弘羊操贏資
而佐軍興識高劉晏如見錢流於地上豈令龜毀於櫝
中足食足兵知取知予雖山海天地之藏固號利源然
智慮朝廷之淵必資仁術佇賜召環於中禁諒無煖席
於外臺某也檇櫟散材邱樊幽介宸庭賜命聯科雖獲

於沾恩類水効官待次未諧於試事浮沉里衍汨沒歲
時昨還自於錢塘因道由於宛水迫親闈之甘旨從幕
府之攝員經月未幾以病告去方僅出城闈之外業已
言旋遽驚傳旌旆之來不遑伏謁未拜潭潭之府久懷
鞅鞅之心豈謂繡衣俯臨巖邑恭而安溫而厲既獲覘
於威儀晦斯光室斯通輒仰希於開發深期點礫敢憚
掃門况居桑梓之邦宜在鈞銘之列龍鱗鳳翼儻諧攀
附之心馬勃牛溲願預收藏之數

問候孫尚書啟

武林較藝實承命以摠衣象郡驅車靡趨風而執鞞雖
灑掃進退久闕事師之禮而文章性命彌勤望道之心
某官文冠一時道追千古殘膏賸馥散在人間被髮騎
麟宜歸天上伏念某棲遲末路漂泊餘生昨自道山旋
更銓部曾未老於鵲突偶進直於螭坳西掖之缺員未
除四旬暫攝南容之玷言易錄三復奚追既緣香火之
相依復見簡編之可愛穿花度柳妄希徒步之拾遺問

舍求田未省謀身之一得惟此一麾而出守實同屢薦
而得官蓋吳中名士或軫其饑寒而當軸上公有識其
面目幸預分符之列猥當授筆之風白粲連檣尚索積
年之紅腐頰衣緣路厭看十載之旌旗課最難攀曠瘵
可必尚覲朝廷舊德載取青壇門下諸生加憐白首何
敢望長枝之棲鳥便欲希恩亦非同惡水之病鵠遽忘
報德

謝宮使黎尚書啟

效官螺浦曾善狀之蔑聞易守樵川宜濫聲之先播遂
巡自揣俯仰興慚竊以近民之官莫先守令分土而守
宜在賢能豈繫庸瑣之才誤玷使令之數眷七閩之興
壤爲八郡之名邦溪山滿前輔弼間出內自惟於僥倖
豈無待於夤緣某官清以納污粹而容雜事君以道固
已著於大閑爲國求人每不忘於片善重念列曹之舊
嘗幸趨風敢期綰綬而來迺容染化其如懇款曷罄敷

陳

與孫仲益尚書啟

捧入戶之肩久違三沐衽在山之褐復把一麾事出幸
中榮居意外竊以張官置吏本以爲民宣化承流斯惟
報國歷考循良之效每先撫字之勤蓋六七十之封疆
必期足食故二千石之能否或繫中興豈圖共理之求
乃及孤庸之陋才負江山之助坐媿賢規質非杞梓之
良終當匠斲某官道兼庶品力卸衆流堂堂柱石之材
浩浩古今之學不遺疎遠每賜甄收用則行而舍則藏

敢望夫子粟賦鍾而薪賦束猶恨支離某敢不勉勵疲
駑庶幾希驥少奉平生之誨感收旦暮之功匪圖赫赫
之名庶逃下下之考

與饒州外邑程尚書啟

祠庭代戍幸居無競之負社木分疆復冒有民之寄揣
踈庸而自媿希光範以知歸將期履幕之承倍益襟懷
之善某官德為行本道實世師如蒼生何獨飽家山之
樂惟吉士用方虛鼎席之求某百死餘生一時長物側

手但圖於障日書名非列於屏風儻非咳唾之餘曷借
筋骸之力遙瞻德宇但切心依

張尚書啟

勁氣衝斗直道從天當喉舌之司已著一朝之盛美賤
掌握之物永光三蜀之雄姪

迓林守侍郎啟

輟從禁闈分鎮侯邦履四序之開先爲一方之和氣里
開胥慶父老聳觀某官直道持身正容悟物名魁多士

學貫九流禮儀追虞夏之文詞采擅常揚之譽暫勞外
服行觀五月之政成促上天階豈謂暮年之化遠某棲
遲晚景流落餘生坎止流行偶受一廛之地鼎新草故
方觀夏屋之成喜幸之情敷宣奚既

李侍郎啟

知高流俗行配古人可與樂成憫斯民之未覺有如得
志洗萬馬以俱空

答貴溪毛尉啟

分職江邦初覩三年之政扁舟吳會偶渝一臂之交惠
記溫然揣情祇若某官學窺古道行秀士林世本公清
實尚書之舊望人言仙去攬梅福之餘風履此亨辰益
熙純嘏即膺異選以副旁求祝頌之私敷宣罔既

答縣尉權務啟

聖神在御當圖共理之良駑怯何堪乃冒分符之寵方
懷章而失措固修牘之未遑敢期仁厚之私遠致緘牒
之貺青黃未試溝塍之斷奚觀粉飾過優糞土之墻有

望其如欣喜曷既敷宣

與信州章郎中啟

百里溪濱每嘆三秋之別一麾江上偶同十國之連將
觀大國之風願展小侯之禮某官胸蟠萬卷未付六丁
過目十行暗書三篋位保八傳之苗裔家承三相之風
流尚屈方州未詣輿論某漂沉末緒連蹇餘生雖頑鈍
之亡堪幸班聯之有素其如欣幸曷罄敷宣

答李宣教謝改官啟

光奉宸恩榮陞京秩凡在交游之未舉懷欣抃之私某
官中世名家南州望士材猷敏劭每遇事於有爲心術
精明殆無施而不可眷此策勲之始實為展業之規敢
期益輔於中和行奮冲霄之羽翮

答滁倅章朝散啟

望吳中之甲族邈若山河思君子之德音其人金玉得
珠函於望外奉寶唾以盈牋感懼交懷姓名恐誤竊以
題輿之寵示獨尊崇別駕之權實兼刺舉故國有善佐

則齊侯拜加一級之榮守難其人則壽王兼四千石之重某官江山秀氣造化偉人發策決科蚤繼大門之業崇論閎議素推烈士之風當大道之方行在外庸爲已晚矧一臺獨集於二妙而千金俱重於連城太守歸而賓客從斯其時矣諸縣豐而公事少何樂如之惟政務清於從容談笑之餘故舊章舉於廢置委靡之後壯千里之形勢得九服之藩符崇墉嵯峨多士鼓舞念表豫章之功業金石可磨當如杜牧之文章事辭乃稱傳之

衆口必謂咸宜某精力銷亡學殖衰落敢期過聽遠辱
旁求不識顏平原方知世有無妄近舍皇甫湜遙知縮
手就閒感仰之情敷陳奚既

答徐將仕啟

綸書初下榮繼高華藍綬載紆光生里閤某官學從家
得性蓋天然文章居聖學之科杞梓乃匠石之用某偶
官仙里獲奉俊遊行觀騰翥於青霄以副披雲之素望

答李新恩啟

龍墀賜對色動冕旒龜里拜親光增門闕新恩先輩擷
芳書圃擢秀士林積學貫乎九流美才兼於數器根蟠
仙李攬敷錫之淵源譽振人寰擅芬芳於華萼某哀遲
晚景流落餘生仰飛鵬九萬之程徒增三歎借駑馬一
顧之價何啻千金

答饒州諸邑啟

已試無功尚叨任使載膺共理良懼曠瘼念非垂德之
依曷副蒙成之願雷音在邇方霑普潤之恩電騎載馳

遽辱餘光之賜其如愧感曷既敷宣

回王教授啟

題名雁塔譙想曲江授業鱣堂風移均浦念金蘭之投
分愧竿牘之積修恭惟教授學士年兄學海揚清儒林
擢秀文章典雅議論高明芹類衣冠雖幸承於矜式芸
臺籤帙行有待於校讎仰德鶚林重勤記問春華苒苒
願精列鼎之調召節駸駸佇快景星之覩

回謝王參議啟

千里近畿莫課將輸之最三山藏室誤陞論譟之華恩
則過優受而增愧况復星輝東壁下臨圖籍之繁夜照
青藜來賞校讎之美迺以外臺之冗計進兼秘宇之清
聯度職不侔揆才非據茲盖某官提衡有素延譽實多
薛滕先長於宗盟孔懷甚力葑菲不遺於下體求備寧
聞尚稽尺牘之馳先拜朶雲之賜雖温造入河陽之暮
名播端朝想曹參趣舍人之裝日觀召節尚期來覲躬
致謝誠

答王教授啟

蓬飄易遠久疎奉於音容栢義後凋獨靡忘於繾綣華
絨敷好蔀屋增輝某官學苑名流清時望士辱久蟠於
泥跡亨合會於雲衢折成均俊造之鋒莫余毒也掇春
官科第之品自我得之郡博士固未免於左官儒先生
宜遂升乎右治某祖親規範莫究淵源觀相如成賦之
時恨驚珠玉拜齊侯投瓜之賜報匪瓊琚

答江教授啟

夙分邑社慚已試之無功祇奉賢游庶將來之可及驅
澤車而歷路望峻館以搖旌某官學有宗師行依坊表
招諸生於館下已聞誨誘之方遙鷓鷯於天邊行見搏
扶之勢某棲遲末緒連蹇餘生避燥濕寒暑之憂當賴
旃幪之賜執禮樂射御之數行觀賢哲之風脩訥牘以
未遑辱華文而先貺其如媿佩曷罄敷宣

與黃倅直閣啟

綸恩疏制芸閣登賢論非曲取之私才本疇庸之選惟

古人之得位乃直道之見容凡預聞知孰不欣快某官
世騰聞望夙著英聲秉一德以在躬自落姦諛之膽亘
萬世而不顧實興頑懦之風忠誠方抗於皂囊名姓遽
形於丹牒三君八俊初無意於求名四海九州殆不容
於措跡盖道大者自難於貶故才高者見嫉於庸仁人
一室志士屢嘆孰謂賢愚素定緇白莫渝昔日是而今
日非小人之情可見用則行而舍則止君子之道宜然
豈徒收一旦之功遂可變百年之俗某向風惟舊覲德

尚遲喜善類之適時物無異議慶斯人之有望名不虛
行益因衆正之求益為吾道之主一書不寄虛煩詹事
之詩萬戶難期願識荊州之面輒陳蕪頌少叙愉情

答許與權經略啟

無二千石之才敢圖共治得五十里之地孰曰非邦幸
仁賢之具依庶曠瘼之可逭某官忠孤許國性直侔天
推蔽遮江淮之功本神靈山嶽之裔威讜一方之虎旅
文當八面之鯨師是謂時流之老成方見賢人之德業

未應異數尚屈殊庭豈輿論之攸宜想公言之固在某
飄零末緒連蹇餘生辭五斗而強顏希三年之報政行
陪賓目良副客心

答樂平宰啟

劾官亡狀尚脫刑書思免曠瘵宜求良友戒車徒而即
路望衡涉以馳心某官聖道同音儒林擢秀屈青松而
在底人謂伊何奮六翮而居前公言固在某偶分符節
獲奉規撫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騰之貺其如欣頌曷

究敷宣

答貴溪玉宰啟

拜命天墀分符侯社儉於百里雖曰附庸報政三年行
觀課最某官中朝望族南國英游昆也玉而友也金久
擅塤麓之譽父則慈而子則孝稔聞詩禮之風尚屈試
於牛刀乃未諧於驥足某棲遲客路連蹇餘生願受一
屢雖無與鳴絃之地不知肉味亦喜聞韶樂之音

迎高宰啟

被命中宸分臨近境措紳贊美閭井交歡某官清世名
儒東州望族才兼數器學貫九流將命有光爭歎元昆
之忠蓋承流著效行觀賢季之風猷節義萃於一門譽
望隆於率土人如此者士固貴之某流落餘生哀積晚
景已自甘於屏跡何偶幸於親仁喜抃之情敷宣罔既
迂秦守殿撰啟

陞華祕殿分鎮侯邦朝廷進賢士夫相慶某官志通今
古行絕品倫温然三接之容卓爾萬夫之望念徒勞於

棘枳詎久困於藩籬賜千里之魚符此其漸耳騰九皋之鶴唳行且見之某流落餘生棲遲晚景不謂孟生之客路獲依蘇季之餘光欣幸之情敷宣罔既

與衢州張舍人啟

坐糜廩祿冒出守之一麾行拜威容敵封侯之萬戶省愚才而知媿涉治境而得師某官量大容愚道隆覆物詩律得江山之助典書追訓誥之文暫屈方州未諧輿論某偶分小壘道出大邦洗十年之學場釋三秋於葛

圓其如欣幸難罄敷陳

與李舍人啟

盛時領袖清廟珪璋天外鳳凰風雅得詩人之髓壁中
科斗典謨追作者之風

與奉使啟

學自家傳性由天賦德既具矣蓋有爲而必成天實相
之諒無施而不可

與著作啟

學有宗師行依坊表懷鉛東觀儼墨客之丈人賣劍南
州化潢池之赤子

與路分啟

學苑名流清朝望族暫持刻節鈐一路之兵符已促翰
音飛十行之丹詔

與樂平丞啟

某官學有淵源行無瑕玷賢科射策見林內之孤羸場
圃留賢歎棘中之棲鳳

招安福士人王丞民瞻啟

名高物表固遐想於清規識照幾先宜洞明於世務借
馬預觀於慣馭陳羔敢愧於非儀某官聖世逸才南州
望士安貧守節懷昔賢樂道之心勇退養恬躬幽人嘉
遜之操某濫分支郡適處名邦虛齊相之堂敢希蹤於
前哲結玉生之鞶覲少遂於初心

謝禮物接見啟

肅將使節遠會方朝偶修候館之儀獲奉華軒之寵更

勤幣好益賁笥光

謝土物啟

車書共道已喜暢於皇猷金蘭同心復幸承於仁契三
陳貺施訖荷雅懷

謝鄭監惠龍團茶啟

魚腹得書光動五雲之體龍芽出焙香浮十襲之緘拜
賜知榮撫躬增感竊以草魁稱瑞山谷呈祥方東君尚
困於寒威肇將迎氣而北苑已偷於春色助發喊山英

藥地靈範摸天巧蟾背候清芬之裂鳳團誇鬪品之高
故黃芽紫笋之嘉名競標物產而赤印白泥之健足已
走京塵若其玳席綸闈瑣牕棊几猊炷篆沉煙之碧虬
簷暎朝日之紅揮玉塵而唾落珠璣灑錦牋而文摛組
綉是宜鏗錡碾月颼颼煎風石鼎煮蚯蚓方鳴磁甌焙
鷓鴣微暖漚花泛滿雲脚橫斜研玉川七椀之清味顧
渚兩旗之號代酒聖者固非美事謂酪奴者尤非知音
念睿賜下頒唯富蓄於戚里侯家之第然餘波所及乃

下沾於華門圭竇之人某也才謝好蒙性非顛陸尚昧
候湯於魚目豈能品水於虎跑枕石眠雲未清神觀和
鉛舐筆多滯冥搜今也啟篋分香揮輪碎壁淪竒芬而
破悶漱浮淳以生春顧一榻清風不復昏迷於蝶夢雖
三盃軟飽未妨搜攬於蔬腸賜重兼金光生蔀屋茲蓋
伏遇提舉殿撰功名餘事闕閱冠時韋平繼相種之芳
王謝振家聲之盛便蕃天錫久藏閩貢之珍璀璨德輝
轉及吳儂之賤蕞然瑣質泳乃深恩某遂得澡淪精神

篆雕心府遺之孫子後世豈無傳焉味在齒牙流風
有存者其爲感愧曷易數殫

回入館土物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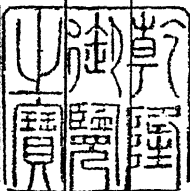
飭徒歲事偶玷司存汛館納車遽寬仰止少代陳呈
荐用伸還贖之儀

再回入館土物啟

嚴車向闕方幸覲於清標整棹觀瀾已夙聞於戎御
恐一辭而退姑成三問之勤

高麗入館人事啟

車徒即館方遲三積之靡充主獻未羞再辱旅酬之
貺惠已逾於縞帶報尚乏於瓊琚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牟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左中允_臣 璿五珠

主事_臣 呂雲棟覆勘

勝錄監生_臣 汪本中

勝錄監生_臣 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東牟集卷十三

宋 王洋 撰

序

趙節度使進經解序

先帝臨御敦叙九族思割其婁以為宗社嘉薦於是箝
以大義服以大訓表以大寵所以旌升褒拔罔不備盡
竊原聖神之意若曰宗室王室之翳也翳不蔽者風或
戾之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漢封同姓以張大牙是不

保翳而懼戾乎且無鑒於漢氏姑監於有唐彼三百年
中有能以文章先多士政術出治表鼓行人間以取相
位者數以八九凡我同姓誰云不如而視彼為不可及
也邪爰自中原以來淬厲頭角抗飾器度以致顯用者
甚衆內則執筆札趨奉甘泉外則擁旌旄蕃輔京師以
十數而未止也斯非聖神之妙化帝室之光華者哉先
是温州刺史開國天水郡公宗室元老潛心古學不事
浮競精微莊靖洞入神骨方建中之初元獻論語說上

之先帝詔曰仲尼沒而微言絕惟諸弟子之所記雖齊魯諸儒窮之有不能盡汝居近屬處顯位而能討論撰輯著之章句甚矣好學之篤也公讀詔泣下益自激昂繼為易說獻之以為未足又解老子八十一章當天寧祝釐陳九九之數備報上之義嗟乎心術之妙如是其遠且與也歲往月來物異事改公之子子攸收公遺文於五厄之餘論語易說二書亡矣惟道德經獨存子攸將寵彰其先人以詒後昆也其與子攸異時游宦江西

有王事之契紹興戊辰子攸官盱江為戎帥遣人走上
饒之弋陽屬某為之序某何幸挂名經端以同此不沒
也竊嘗聞之和平之音淡泊懽愉之辭難工天水公生
為帝族屬又稱尊乃能屏却嗜好不從流俗獨師其心
而古之此非天性篤好與時俱昌者邪夫以雲漢之章
褒踰華袞則錦繡之美朱黃之文有足以為公悅目之
嫌者乎探闕里之遺思鉤義經之奧旨則紛華盛麗驚
愚駭俗有足以為公動心之具者乎師道德淵源之宗

懷慈儉不爭之寶則清房曲室金瑒玉璫有足以為公
膚腠之安者乎舍彼取此其有識之者矣昔劉向父子
漢公族之望也博極諸書剖判藝文固儒者之規範也
若鴻寶苑祕書方士語爾得之枕中以為黃金可成此
何等事業而忍為之邪然其惓惓之義著而不忘愛君
之心老而彌篤雖自任若此亦史氏有以表著之也今
天水公以古義脩身子攸尚克似之樂善不倦考之史
法公之父子俱當得書矣其既讀公之書樂先帝訓育

之澤以至於今永觀厥成也序而記之庶幾班氏之用
心焉

養源齋序

大梁李子王姬五世孫也少孤附外氏陪鼎以炊既長
襟韻峻發不可禁制好為詩章掠取風月據為己用華
則是矣實或疑焉間掃一室橫几案散緗帙寤寐其中
求名於予予以養源目之且告之故曰子知源之為貴
乎物之最鉅宜莫若海而三王之祭河實先之不以此

源而彼委故耶夫五行者行而不留之謂也然金木之

質一受其成有榮繁而胸有艷

艷字下
原脫一字

而枯不能自

化人實化諸惟水之性與神為徒灑灑汗汗入有出無
噓呵薰蒸溽濇太虛崑崙之穴脉于天衢一派萬仞周
行八區寰瀛雖大乃鍾其餘物之有源不既貴乎李子
聞之曰水之源則聞命矣敢問學之源安在予推而辭
之曰止子歸而求焉則吾與子同學

方子曲肱齋序

銀峯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我先人嘉我初則取充儒之受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惇惇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于舊廬之西別為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予者曰子之為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飢則具一簞之食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為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

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機童稚奔走人自是賜子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叟以為何如子徐謂之曰方子無以是為病也子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為禹禹跳而吾趨非也躑吾足而跳之人孰謂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子其厲先公所以授子之志從事于所謂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舍簞食而大烹却瓢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無損焉子之肱直可也曲

可也其何異於用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踐之矣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為告子其許之乎

葉子發珠玉集序

予少長江淮知儀真吳元常為勝士宣和甲辰歲識元常於濠梁自是歷靖康至紹興中或離或合必相勞苦慰勉以善行撫掌道舊故意無不同元常習禪學至欲稍問靜法即笑而不答睨予而哂之予自度學不能造道辨不能折理因默不語置元常於方外而自處以

懵昧退託之地然後乃愜後累年客有言曰吳元常今
為光禪師屏居南嶽不通水火久之有貴人舊游招禪
師欲叙契濶既造賓序典謁者不知為元常也狀貌短
陋無須髯敗衣塵色疑其有求不為通謁腹飢餒又不
忍去既見甚懽主人沃茶鼎泛語亶亶不絕日暮始歸
疾索餅飯寺奴不時供元常怒叱之四體案四體上元
有闕文
常予畏人也始者欲外形骸不立一物而終以形骸為
累是又何哉予嘗得柳子厚書其初徙江湖也意欲求

山林之樂忘羈窮之憂寺之西軒盡得登覽之美已乃履鐵爐步游黃溪自西山入鈷鋤潭伐翳蔽取小邱入袁家橋渴以石渠石澗為飲可以忘憂矣又窮而西得小石潭至則竹樹環合寂寥無人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向使子厚自輔其氣不失中和姑取溪石竹箭之觀以洗塵滓而暢幽情不為既適矣乎必欲遂窮荒虛之境探巖谷之穴至淒神寒骨而後已吾意子厚既歸嘗引馬氏妓酌酒緩歌以自慰也則向之至

清者又安在哉劔川葉子發相見于上饒其為人高明
辨達踈眉哆口宜大用於世者一日過予出書軸二曰
吾不仕又絕婚聘近次第前人禪學為拈古珠玉集將
饒其說以行於世噫吾病夫塵勞之人不知洗削外慮
同游於至樂之域吾之書為是作也君其為我叙之子
受其書讀之茫然不知所自欲綴補傳會透徹挂名書
端以自耀鬻又懼子發之咤予如元常也子發又謂予
曰我於吳門得菴宅焉一丘曲折天地竒奧處也近與

人境相接過者日十數而莫有顧者此天以遺我我將
為巖居而終老焉子既高子發之才惜其且老不見於
世而獨得於至言妙道邈不可及而又懼其未止而更
求或反其初而畔其始也故誦元常子厚之事以告焉
予少聞幽禪之學以誠自解乃可發口其或不知而強
悟習辨以取高寄笑以藏術者謂之戲論罪在不貸予
不敢自取不貸之罪故言止於此惟君幸寬之

記

無盡藏齋記

清江韋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矣顧念少年庭前奏
梨栗少長隨昆弟奏溫清大昕之朝鼓篋授業奏聲利
裏我荷服拳我手板趨走官長前奏簿書期會蓋吾心
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舁霧轡思慮變化自傷塵
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坳空濶傲
睨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烟雲再行如求
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耀夜山長鳥還沙暖

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感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為無窮邪在我為無窮邪蓋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子以為何如子徐答之曰韋子子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濟矣今而果副子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內外蕩澈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緣韋子一笑遂書以為齋

記

書鄭氏捨田記

親既沒泛者亡之思者存之存之而靡有及也曰浮屠
道人心無為之場屬念清淨惟是朝夕飲食之用或有
以動其心則勝念弗崇有能具是供供之俾克專意於
道萬物不干其志則彼以心香勝念薰道薦供施者當
獲善報仁人孝子之心固知是言非若剖劑交別可以
市質而券取也然猶為之豈有它哉以謂與其委吾親

而無以為佛書有是而吾之力可以及之舍焉弗圖是
真委吾親矣爰有割口分之業以奉其徒者久之浮屠
人衣食其中藝治灌沃化瘠為腴闢菑為良日以贍給
而施者之家支庶浸遠或不守先業視居作之產顧出
其下則恚而矢之曰吾之先為是區區將燕及吾祖且
大庇我後之人也今報享之狀冥不可詰而受施者顯
蒙其利是舛也宜有以穀我不然盍返吾田之為得也
有不吾與吾其訟取之於是僧俗相捽起而為讎吏持

其競弄而蝕之經更歲時不示決奪至兩蕩其業訟為
閒田而後已其視初施之心豈不遠哉貴溪鄭氏為冢
舍以守先塋俾僧宗元涖之又分田以為永業其大人
有以文學取科目為郡大吏者思微圖遠懲是物也乃
自言於邑一書於籍一驗於符與宗元盟而歸焉宗元
亦詳審練達能副其意書邑符於石而刻之以示不可
瀆者間為予道其事求書其後予聞而悲之於心有感
焉噫若鄭氏之施宗元之受其果能相與崇其勝念而

無交梓之患者哉

泗洲院記

常山縣北郭門之外延緣山麓僅五六里許跨溪以石為梁北下數步有浮圖氏之居邑人號曰石佛寺訪其所從來云後唐中有販牛客夜宿溪岸聞鐃鈸鐘鼓之音及旦訊諸父老此地得無佛僧庵寮處近邪皆曰無之次夕是客復寓舊止觀沙洲上中夜光焰騰起立表以識之率同輩穿土丈餘得石佛像如泗洲洗濯置路

傍瞻禮而去後賈牛獲息倍稱旋過其地葺茅設飯供以報自後邑里禱病即痊乞男女輒應至晉天福七年夏大旱祈雨有感縣具狀聞州州上於朝符下許建祠宇額為泗洲院即山碧石造堂殿請僧住持從爾顯化一方祈求響應矣邑士賢良王公介少日讀書寺中每旦詣石像前祈延母壽仍乞嗣息繼生四子兄弟皆以儒學為時間人其叔季仍登巍科致身侍從賢良公官為祠部員外郎累贈少師得非盡誠香火靈應所佑邪

進士徐清臣每念寺宇隘陋不能安衆與主僧維良議遷寬敞之所邑令徐君力贊成之然患無五百弓之基會三衢鄉璩君承奉之子進士國華云家有謹溪之北沙汀延袤兩溪圍繞地勢平正敢獻以建佛宇政和辛卯卜新遷祠維良復念石像重甚人力不勝舉夜夢石像告以坐石破作兩片去之可也次日視之其石果裂遂棄坐十夫不力而舉行矣宣和甲辰知縣事朝奉郎郭元祈雨乞嗣屢應施俸錢建殿繼而奉議郎方翺邀

慧覺總持大師清秀住持修築精備植立功堅紹興甲
子年洪水暴疾飄蕩一空特存大殿寄居貳卿魏公郎
中靳公率衆布金凡講誦之堂偃息之室伊蒲之爨啟
閉之戶東西夾廡煥然一新壯麗而高明矣進士孫謙
亨獨施財駕橋以通往來歲時士庶游行有請於石佛
僧者為利不細昔唐朝大徹禪師飛錫至洞山明果寺
遺錫溪下以石函貯之後有高僧月道者於九峯翠巖
捨身信士萬餘衆咸集道者自高峯跳下神物護持略

無所傷道者云大衆共證豈無異事募三百餘力發大石得函啟函獲錫杖授小師有端戒令祕藏勿輕付受諸方競求不可得端一日忽召前住持僧懷智遺之會郭宰建殿因為石像法具大徹師得非泗洲後身乎其符契如此院當饒歛往來支逕而為開化縣大道行旅衝衝不絕今住持清秀應接不倦得士庶之譽而戒律甚嚴遠近信嚮石佛之居異時當成方廣大刹矣余嘗過其居愛其潔雅一日造門以記為請因銓次之

贊

劉行簡墨竹贊

瀏游浮翔君之長也純直靜默君之德也滌炎懷風君之功也山澤之臞儒非君其誰如也

宣首座真贊

宣屢不受請

請它不去求它不與陌上春風鶯啼燕語

黃龍南和尚真贊

非南非北非語非默虎嘯龍吟雷驚電掣木落歸根水

清石出

跋

跋馮子容家藏章聖御書

章聖皇帝大禮慶成詩一章有忠賢翼贊之言乃知賜
近臣之與祀事者文懿公當國故受其目焉詩無符璽
意者賡歌之臣皆有別本篆雲縈簡其復歸西清與非
小臣所得知也公之五世孫預襲而藏之百有餘年罔
敢失墜使後世得以想望當時文物之盛所貴於故家

遺俗者其在斯乎至於雲漢之章盈成之象臣不得而
名言也

跋杜仲微隸書出師表

諸葛孔明與杜微終不盡其用吾意二人各有遺恨今
杜仲微以所精隸法為諸葛公書出師表一通二杜相
去千載姓名符合豈精神往來思報知遇固未泯乎雖
事理冥符吾不得而知吾所知者姜維黃皓輩縱使子
孫尚在不知出此矣

跋德清沈敏學先君銘

祖遠矣仁人之心欲其不亡而九原之骨不可作也然則奈何蓋不死其名而已不死其名有道乎曰求必傳之手黼黻其善行刻之金石內之壙中騰其文於四方如是宜不亡也今有人焉以為未足取其上世之銘旦旦誦之遇當世能言之士又乞言以申寵之以展侈其義執未聞之耳而告之曰銘皆實語與懷金錢輸米得佳傳者異子其觀於彼人之獲豐艾也聞者曰諾乃已此

其為不死其祖不亦過甚矣哉王子以賢者過之無傷也其人謂誰龜溪沈良能字敏學一字子卿

欽定四庫全書

東牟集卷十四

宋 王洋 撰

祭文

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為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蹈之名冠多
士位升進途三十六載道泰形胸眷惟前哲歐王蘇公
六十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真亦極如此豈其名儒先
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聯姻婭津亭一別音容永謝不能

越境白馬素巾寓哀一奠有媿古人

祭楊仁靖知縣文

嗚呼天之生賢若將有為已而不然人胡不悲惟君所秉柔惠正順內施于家外施于政視人如傷誠意殫盡人有七情君去其六無好無惡孰樂孰欲喜不形於顏揚怒不存於心曲惟哀獨存化為畏懼卑恭謙和行必擇路上天之報意其必豐如何不淑官止一同顧惟飄零嘗托耒屨聞君之訃志奪氣捐遙致薄奠哀情莫宣

魂而有靈監此誠悃

祭弋陽祝宰文

嗚呼淳德之茂天實相之中道而夫云誰喪之廉以厲
已公以仁民明明上天云乎不聞勤勞下邑政成在邇
方謂旌書敷榮故里如何不淑一旒翩翩白叟黃童泣
涕漣漣昔我見公實佐富陽垂二十年有此盡傷我病
且庸公壯而豐病庸尚在豐壯俄空死生禍福孰能究
之莫此一觴文以侑之

墓誌

楊隱君墓誌

君諱潛字彥升其先華陰弘農人惟楊氏別姓以來數
千載間世為盛族迹其逋遷裔胄所至皆有異人雖黃
唐姚姒有不及者大抵重於叔向貴于赤泉侯極于漢
太尉今散處郡國流分派別有兜鍪而貂蟬者有儒冠
而鼎食者有窮經論道為一世宗仰者有隱居閒處身
巖壑而名振天衢者皆華陰之族無它楊焉君世居將

樂之瀚溪蓋別自浦城之族大王父某王父某考某皆
隱德不仕而其德名著於鄉社者累葉不同故直而和
愿而恭其言也詎大王父之德也剛而毅縱而度力兼
數夫而毫視萬物者王父之量也續二父之志通古今
之學固窮厲節不求達聞則皇考其人焉君昆弟四人
在皇考為仲子天性警悟自知讀書初加弁服名譽赫
然嘗自言為人後者非名爵相繼之謂顧不可墜者節
也謂四知之可畏則故人之金可却矣辨三者之不惑

則奕世之澤必厚矣今華陰之田果安在哉人田千阡
陌吾田乎清白彼千阡陌者未百年而易族吾清白者
在千載而不竭歸乎歸乎其蹈吾祖以食清白之田乎
由是公於鄉黨則推其餘以施而人無饑者蓋其事親
則就養無方而族黨之人無不令於父母者居喪結倚
廬號泣孺慕而禽鳥之瑞至焉初宣和中方田法行鄉
人盼盼未知所嚮君為虔詞語人曰五鄙之廬舂糧而
趨隼旗之丘倍稱是求平行而腴將困于租銖銖鈞之

等分是圖會其法中止時無知者後三十年復舉經界
邑人追思公言有識者解之曰五鄙之廬邑也春糧而
趨百里也隼旗之邱州也倍稱是求則百里者二焉以
吾鄉去州邑遠其地衍沃將有滌惡氏者委重於此者
當以等級遠近均之則當矣後果析為九等銖銖較之
始得其平故鄉里推公明哲絕人非智所及初漢太尉
凡四子長曰奉季曰牧二族為尤盛今秦吳諸族皆本
於二祖惟浦城之族出于秉以禮經考之傳于奉者宜

為大宗傳秉傳牧者宜為小宗而秉嘗為別族繼別者
百世不遷故在楊氏世譜凡奉牧之後皆宜祖于太尉
而繼秉者祖于家其叙乃正今以世譜考之自食我之
禍子孫逃于華陰山谷永嘉之亂占籍上饒唐上元中
劉展陷潤昇吳會弗寧又避地于建安之吳興王氏據
有閩粵與李氏為敵國吳人致討建安震恐十一世祖
徙居將樂之光明後自光明復居瀚溪之族派于浦城
而浦城之族出於瀚溪境接長河其俗獷戾視法令為

紙上語君家三世以善道化之其俗幾變向使如君者
天假之年漸致四方長者以德為池澆濯其俗益古其
俗可也重車出門中道折軸其為士者惜之君以建炎
元年歲在丁未終于里第享年四十有四越三年九月
葬于將樂都嶺之原先一月有雙筍生塋前不日成竹
物生之異時士夫歌詠者甚衆人以為清德之瑞且知
子孫之慶云娶馬氏有二男子長曰傑歷任陽山尉前
信州司戶參軍次曰佐後君一年而卒孫四人如範如

筠皆舉進士餘尚幼方民曹之官于信也予寓處郡下與傑從遊相好一日語予曰我先人棄諸孤二十餘年既克襄事大懼潛德不顯埋名地下願求令辭以表之予謝不令恐無以彰令德者既歸踰年遣人具書幣走上饒求遂前請予適有事于淮浦書不克報是秋又書來促曰碑已具幸終賜乃書以授使者君之善行甚衆而獨沈于鄉後之鄉人其俎豆之與銘曰

闕文

右朝奉郎王公墓誌

公諱彥隆字仲禮世為江州德安縣敷里人大王父世
規累贈太師妣陳氏贈江國太夫人王父韶故任觀文
殿學士正義大夫贈太師燕國公謚襄敏妣楊氏燕國
夫人劉氏燕國太夫人考某故任大理評事累贈朝請
郎妣李氏贈宜人公以季父厚任補假承務郎官七遷
至朝奉郎錫五品服歷任陳州湖城尉汝州司刑曹掾
熙河蘭會路安撫司幹當公事丁內艱不赴監無為軍
酒稅不釐務河寧府永寧縣丞移知河南縣事建炎二

年七月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一德安蓋敷淺原之地公之先有諱淺者當唐昭宗時仕至鎮南軍節度左廂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其後當五季之際譖牒散落世家不明由公而上可考者七世曰諱果曰諱贊為七世六世祖曰諱明贈太子少保曰諱承壽贈太子少傅少傅子曰諱世規即太師公也自太師以上皆晦德不仕太師嘗一舉子有司不第遂隱于敷陽山時人師尊之作敷陽山記號敷陽先生嗣子曰韶即觀

文燕國襄敏公也方熙寧初神宗臨御考數圖貢以為
西戎自寶元以來虔劉邊陲非茵褥髮櫛無以示遠而
一時將帥殆無可當一面者思得異人任以股肱於是
襄敏公上書闕下以為夏人所恃雜羌餘種候撫扞衛
埋根藏穴故能跳踉使我邊鄙時竦今若招納大酋啖
以嗜利不則以兵威之剪落爪牙孽種自息書上翌日
召見詔乘傳詣邊不四年大功克立開熙河道後數年
自樞府諸老連帥洪鄂擁旄仗節旌旗錦繡充塞故里

由是德化之王為江左甲族衣冠之盛榮耀一時公自幼植立不羣善行表著季父竒之先任以官及拂纓就任果能保德振譽承似先世益崇其門君子稱焉其在湖城也當闕輔咽喉地逋逃雜沓朝變夕易又闕市所需非商旅通行者權禁甚嚴銖稱兩計積筭倍黥一日有挾香盜行者公歎曰吾為尉吏求盜是任奸不可縱法不可弛然以銖兩之奸刑人之膚非仁聖意也顧吏曰投之火中真薰鬻邪既焚曰果非也縱遣之自是犯

法者益少陝民歲迎岳神揭竿而趨曰神命取某物則
雜然和之人莫敢較公適出見狀止車而招之使胥命
于神曰神果有求無敢弗共久之報曰神無求也攝姦
首笞而拳之其黨散走自是亦無繼者及在永寧留守
以河南不治換公為河南令河南最部刺史交章薦之
不果用秩滿南歸道由金陵江南使者一見喜甚曰公
携河南之政來更為我施百里之惠即檄公領饒之浮
梁浮梁固劇邑也公至條分派別簡戢辦捷復以課聞

時有大寇犯旁邑居人捨攘有姦人盜尉以逃將誘致
亡命為亂公微伺得之召父老豪傑疏其惡謀乃斬以
徇邑人德之繪公以祠焉公天性嚴重風度凝遠文詞
菁秀與人交終身無悔吝家居不見情容然而降接裕
大和氣薰然故家人忘貧而樂焉公之卒也諸孤皆幼
故平生行事往往得之耆舊然存而在人有不可掩者
焉夫人臨川晏氏朝奉大夫諱天常之女淑德懿行有
聞於鄉子三人長曰萬章今為右從政郎房州廣陵縣

今次曰萬夫次日萬裕咸克修舉以世其家紹興辛未
某託寓上饒公之葬已有年矣萬裕持潭郡丞雷公之
狀求為銘以揭于墓某既考其行事叙次如此又繼以
銘銘曰彭澤之西豫章之北百產之奇千尋之木鍾奇
孕秀篤生異人異人維何燕公虎臣洗折戎醜宣我王
靈丹青傳像廊廟垂紳慶流行迺降厥世河南政尊
浮梁像偉公身雖亡公德未已敷原之澤孫孫子子

隱士何君墓誌

豐畜不施令聞不馳德昭而夷微塗其生而匱其死有人哉富春樵隱何君名遠字子楚本建安人博士正通中子也博士諱去非正通字也以儒業起家既中科選又好談古兵法為人廉勁蹕悍書無所不讀自墳典傳訓繫史子記以至天文地理陰陽時數山川蟲魚草木詭異之說莫不誦曉眉山蘇公嘗薦之曰伏見何去非文章論議實有過人筆勢雄捷得楚漢間風力元豐中先帝覽去非廷策異之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今

出之徐州乃以左遷乞除一館職以彰先帝知人之明
一經題目決無虛士由是士知正通者益衆嘗代侯公
說項羽設辭雜眉山書中蘇公見之弗拒也卒於通判
滄州世多惜之死葬富陽縣韓青谷以嘗令富陽而民
懷之也君少嗜學盡得父書又自以父子世名蘇氏凡
蘇公遺文刀筆題誌小辨雜說巧發弄語無不收誦縱
橫用之而不知本家貧不肯拘局以謀進取去來泛泊
率無常棲晚乃卜築韓青以保先塋生所至必得名客

勝士與之定交觴行辯發旁採掇出探度物象咀其英
華吳中人士翕然好之先吳有遜叟和靖處士林逋自
逃空曠詩窮工竒侵泄太巧司命者殆憫其生而除其
祿俾以其饑鳴故士多病之鮮道其傳者獨幽慕之士
或儀於丹青以配前哲亦不過酌寒泉以為爵實採秋
菊以為加籩簿正具矣俎珍鼎肉菹鸞臠脯不以分也
及好事者慕君不蹈聲祿即又比貌繪畫而以君為似
焉君以長身瘠色凍肩酸骨突顙曼顙星瞳霧竅且好

為青麻短製時曳曲竹警效林莽中步登半峯以望江
潮不知君者以君何營也人謂和靖既困宜傷其生而
悔其始死自投於司命一為改圖以澤其腊乎今相去
數十年以精神與君而君又安樂之吾知和靖不恨矣
大抵君之德清而腴詩勁而和比之物倫松竹類也古
今談者官松而君竹舉無異辭即君之名其可辭乎為
是而稱隱君不可也紹興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
卒于樵居樵居在博士故塋之前生居其所而死瘞于

園馬享年六十有九凡三娶二馬氏皆先君卒其後王氏收君而瘞之子二人曰承休曰承祖孫一人女孫一人尚幼將終謂其妻曰我既無以遺若環璧無可易錢充葬費者可錄我平生翫意具畫若干卷硯二削格觴佩雜物若干種舉送吾所厚某人取其償以瘞我無與爭事絞衿衾冒斂手足形可也語畢卧瞑妻就視絕矣妻皆如言卜是年十二月某日瘞君子所定之穴焉初博士為徐州學官君尚少得黃預魏衍淵源同升陳先

生無已堂透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以文雅相引重者甚衆今概舉數公世所共知者浚儀趙令時德麟終安定王三衢毛滂澤民終部使者山陽李仲舒漢臣終應天少尹胥山沈晦元用今為西清學士吳興劉一止行簡為給事中陽羨蔣粲宣鄉為本道安撫使東牟王伯淮景源為臨江守錢塘闕注子東為太學博士此人皆知名當世其褒拔賞裁人用聽決咸欲挽君大之而終不能也他胸儒彥士城郭邑落之秀願交于君或拒或予

不可凡目每歎視君困借為清談而已其命也歟嗚呼
君之生清集其身及其死恨結於友讀其詩芳傳於世
人謂君此皆自得於我而天所與君不與也寒一握薪
饑一溢米塵蛙魚釜僧殘客餘此天與君者也其理迷
矣雖有知者不能識也而况如予者乎君未卒數月嘗
有書抵予曰我見子某文銘某人而信可傳也我死亦
求君銘而傳我焉予讀之以為漫也達命者不惡鬼事
是相與為文酒戲爾投冗部中久不省錄達君之訃至

錢塘吳諮周朋偶來過書度繙故楮一取而得之噫豈
魄兆邪或者純明亮直屏決昏翳而有以前識者邪是
又予所不能知也姑載其實而銘之以成其志云銘曰
幹堅而折命舒而掣道柔而缺食寂而詩發噫來之人
兮母傷其蔭樾

吳周朋墓誌

君諱諮字周朋姓吳氏世為錢塘人故建中諫官師禮
之子廣陵王先生諱令嫡外孫今尚書郎信陽守名說

之弟也幼蹕厲挺拔漸濡父祖訓義文藝事多不學而能者不善為章句學一試有司不中遂棄去靖康初淵聖嗣位信陽方持節浙部遣君奉表闕下推恩入仕一詣曹未受事徑歸卧里中會叛卒弄兵奪囊稍無餘君既晚走浙東益自縱意讀書不悅為吏事知舊更強之不得已調長沙簿蓋受命九年矣秩滿至行在朝廷知其才留軍器所為幹官而領四方鍛工幾數千人改煎攻煉刮磨洗削鈞石出入縱手按之以十為一引手挽

之以百為千又其間竄名趨走多右曹大官君以綠袍
吏嶄嶄其間毫纖繩治率以廉約厲以勤察曹吏斂手
久之武庫充物器械精巧朝廷益欲用之薦君宜改秩
者凡十餘章以法未用也始務學尤好字書以為東晉
以來競貴婉媚殊失古意而六書之品有繆書蟲篆雖
古意不給趣辨獨蔡中郎工為分隸高不失本意下可
兼習俗視顏魯公郭忠恕較量竒耦以救差舛而卒不
大見力省工倍莫如是學乃潛心漢隸晝經夜晝用意

至到神艷竒出大者徑數尺動蕩耳目小者錙銖方畧
粲然可悅會祕書閣成上幸視見君所書石渠二字一
時從御冠冕內外貴人併目同說名聲赫然竦動一時
皆意君顯用且不久會有論他事者因緣及君免所居
官時嶺南使者求良吏自助君得漕司幹官紹興戊辰
之冬君到官幾二年矣蠱者飭廢者舉自經畧使諸司
官交章薦之而君得疾以卒是歲十一月也享年五十
一娶王氏子二人長曰琢幼曰耆老始予先君與司諫

同游學相慕用先君晚得一女愛甚因君委禽遂妻之
君之卒也王氏自番禺扶旅柩攜二兒將歸葬于臨安
舟至九江信陽使人止之曰我已請于朝丐予祠官歸
瘞吾弟吾之孥幸留南康可相就分杯析勺以待無遽
念他日也王氏遵命挽舟復上以需要不過歲月卜良
日以葬焉方予自鄱陽郡吏失官寓上饒境中與君尤
隔濶書三往不報竊歎曰予之困亦使韋郎跡踈乎幾
年收君寓書曰我自去冬得上氣病憤憤害作書縱強

勉恐敬斜貽知舊憂今治疾良愈故相報後有人士自南方來云我觀見周朋於牀下病實憂人醫療凶狀曰良愈非情語寬遠憂耳又數月有來者袖銜一書予意必非他人勞苦外就掣取之果周朋書封題印識無恙未暇問他事少焉其人感而進曰我得是書凡六月道滯留故不速達行留嶺下有自嶺表來明言周朋死矣此蓋生前書也言未幾而妹以訃至矣妹之言曰前發鄉里時郎語妹我傍先塋得善地度捐財若干得之妹

心知語類不祥不忍問亦不復言後病侵遣人私貸果
得之又病中嘗語妹曰我死必求乃兄作刻石語以表
吾志若其勿忘嗚呼予與君為近親又先君之愛壻也
乃揮涕而叙之銘曰才以奮志藝以厲氣若奮若厲終
焉莫遂柱也摘齒馬也守閭三千之勞不捷于蒲以脫
其與其命也吁

李夫人墓誌

夫人李氏諱珏海州朐山人曾祖某贈太子少保祖某

尚書比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考某舒州淮寧縣尉自少
傳徙籍楚州遂為楚州山陽人夫人堂昆諱稅位至尚
書右丞祖以上皆贈官傳亞保曾祖妣丁氏繼王氏祖
妣喬氏皆郡夫人淮寧府君少有不羣之材年二十與
兄仲將同中元祐三年進士第文章竒變辯論踔發識
者期以華顯然竟不偶以卒人士傷之夫人生四年而
孤妣程氏磁湖大族守志不奪故夫人不失鞠養且有
訓法世父官久寢為聞人出入踐歷持節數路其後右

丞益貴一門羣從衣冠相望為淮上甲族夫人方年少
不識艱苦世父為擇對以歸觀察公焉時觀察公方困
殄倦匱旅食京國諸李老人或以為疑而夫人從之晏
如撫字睦育族黨無二言人以為難其為京畿部從事
也通議府君兩碩人殯尚未克葬獨居憂之夫人言曰
吾觀君之憂未嘗為身謀方一出近部而坐常側席其
有懷邪公歎曰吾之親委于地垂二十年今錄吾橐未
足以瘞坐是憂爾夫人曰其無為也吾羸吾服吾枵吾

腹積而去之有羸于粟貞于陽卜必協豐祿期年乃遜
于野當如君志始往視之果得郭氏之原郭人曰此吉
祥也予我百金之償以寧而親以利而孫子公曰券安
在曰亡之矣公知其偽而不可詰又歸謀之夫人曰吾
固告矣廢吾之楮袍以適市無家于餘帶褊其止咸如
其言事悉類舉於是二十年之寓殯一朝而復夫人之
明識達義聞者竒之噫向使隱然當男子事其自著見
豈易既乎惟女子之德正於閭內故其可述者如此而

已至其孝於親睦於黨以順從夫以義訓子人之所難
夫人皆安行之必復次第比附而後成善則與夫假託
浮行姑求窳名者殆無以異故畧而不紀夫人享年六
十有二終于會稽子傳之官實紹興庚午正月甲辰也
初觀察公旁究異學間發語道未形事人不可測將終
謂夫人曰今此吾其殆乎我歿後六七年君亦逝矣善
自保與吾兒力持門戶其後夫人之終相距蓋七年云
傳以其年四月既望合祔于婺州城北至皮塢之兆銘

曰有華于族有艷其祿乃脫其轂惟靖惟嗇惟勤惟德
終羸其宅內戒斯飭古訓是式其詔罔極

葉信臣墓誌

紹興丁卯予寓信之貴溪取友二人其一曰鄭君字季
洪其一曰葉君字信臣之兩人者皆倦于宦游困辱
憊沮藤書蠹簡費用不售與人言拘畏恒怯惟恐傷人
而鄉里後進咸畏憚之辯訟未決得二公語喻即解不
幸有過惟恐二翁知之後數月季洪衰寒病甚竟死信

臣亦先如江西後卒于官踰年盜發田野鼓行邑中一
邑為墟予聞而傷之竊求其故曰嗟乎向使一鄉長老
皆如季洪信臣出入阡陌以不競之德化之慕而從者
以十為百以百為千以千為萬以成順悌遜避之俗則
兵無所投其刃雖有惡少年頑不可革亦無黨外之助
其荼毒于衆必不如是酷也邑之羣士聞之喟然不受曰
吾邑推二翁之賢固也吾曹豈皆豪誕縱肆以致憤疾
者邪彼不吾憚非吾有以取之也奚獨以為吾罰予笑

而謂之曰非是之謂也凡士之里居與出而蒞官者異
孔子居鄉黨似不能言豈真不能言哉子之邑仕而賢
美而富者凡幾人其仕者入必與出必佩色莊而體舒
間從車馬過邑長吏則平揖而進與之抗衡如是故賤
者日隔其美而富則服都而貌澤困食而從給歲時酒
肉歌勸鼓侑鶉衣之客毛褐不通如是故貧者自疎至
於特達之賢則又端重簡肅好惡絕俗道古今養名譽
詩章嘯詠傳發光采如是故愚者不知其解非如二翁

仕矣而態民也賢矣而志降也文章之美學問之富過
人數等而不自有也行李道路遇農而農遇隸而隸故
澤之入人如是其力也我無心兵彼其兵我乎凡予之
言非獨偉兩翁之誠也欲自是賢士大夫幸而里居無
事表暴畧是三病以保三美豈惟一鄉將天下是效聞
者乃悅而以予之言為然嗚呼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漢儒是以賦王命也可不勉哉信臣諱秉文大
王父翰王父蔭考輔皆隱居不仕君童稚自知讀書年

十三學為文從時先生蔣公游又讀禮遂精奧義試有
司為第一由是知名後受業國學為博士弟子老先生
皆能知己而試於禮部連戰連屈乃退閒山中十餘年紹
興五年朝廷推恩受一命服歷吉州龍泉主簿攝決曹
掾以憂去久之調虔州信豐尉紹興十九年九月丙申
卒于信豐享年六十有七娶薛氏有賢操君游學困而
歸薛夫人事之益畏故君以謀道自信而賤謀食者子
男二人可久汝舟孫男七人南一南強南圖南英南朋

南仲南壽可久汝舟皆有學業可久明春秋學為郡貢
舉首後又與汝舟同試春官人以君為有子至是諸孫
皆疊疊服勤南強南圖甫十歲攻大篆知用筆意人又
謂君有孫女三人長嫁進士祝廷祐次尚幼孫女三人
將以歲在辛未九月某日瘞于仙源鄉招賓里小樅原
母夫人毛氏墓之左薛夫人先君卒十二年至是遂合
葬方君之卒有擒賊之勞州上其狀奏報前期可久走
上饒求銘于予予昔假守廬陵君為龍泉簿十年故人

也乃為之銘銘曰行其實含其輝于何而年數之奇仁
吾櫓信吾甲彼趨而厲色則洽表斯泮兆斯里何以介
之貽孫子

處士諸葛君墓誌

君諱仲文字彥明信之上饒人實諸葛氏自君以上皆
隱德不仕君少家貧無以為養懼親之憫焉乃自埋于
賈區與時消息久之果致產百金日營甘脆以奉加豆
大人樂之君曰子於為養事立矣利不可究怨不可府

流志而行善無取焉於是更求字學習誦詩訓以洗易
其業鄉里遂稱善人百年之俗習益不美以善進財益
智君有弟弗事事人或謂君宜為無名錢別藏之無供
諸子弟酒色費君曰不可也然此父母之愛吾將以志
養志寧瘠我以肥彼豈瘠彼以肥我耶他日仲求異財君錄其
產無餘藏仲既得產破之君又以所益之財均焉仲亡
婦幼又從而衣食之婦以是慚而鄉隣服其長者噫今
人植材自營懷利相視兄弟諸父私計潛謀叔似伯姊

激訐掉罄其不詈辱而相稽者幾何而君能化其族以
及其黨以取信于鄉閭是亦難能也哉建炎初郡國戒
嚴軍無見擔其輸粟餵軍者事聞往往報下命官然富
人爭為蔽匿莫先應命君時尚未豐給獨懷牒詣郡曰
某願以私財若干佐縣官費吏大驚問君所欲君對狀
類卜式衆益異之其後盜發旁邑事起倉猝君為倡尤
力君之知義樂施蓋此類也至於歛地以取甘成梁以
利涉陶甃去塗以悅行旅修浮屠老子供而壯其宮不

知其幾何也享年六十有九男二人長俊又先君卒次
仲方女一人適郡人徐晞顏孫三人曰良材良輔良弼曾
孫男女二人皆幼初良材以其文過予學有師法久之
又知其行之不羣于庸流也於予有奉摯之義故予因
良材之請龔子之狀而為君銘之君以紹興二十一年
歲在辛未十一月某日卒于寢以是年十二月壬午瘞
于西禪梵慧院之側收君者亦良材也銘曰以智為時
以養為基以仁為寶以靜為師嗚呼後人尚克似之

劉隱君墓誌

劉氏有事兄而盡弟者曰協事父而盡子者曰建兩人者皆有奇節既瘞其親矣又以河南馮頽之狀求銘于予予曰子之志則毅矣然吾聞子之為葬具也易禫絰寢衣為絞衾冒今又不易其度而加費焉伐它山之石傭琢磨之工表而章之能具乎二人曰不然吾之親有志未遂有才弗試殆以默死是既隱其生矣吾不忍其死也使吾親託于金石使後世知有善名吾雖無田

何以食為予聞其言而悲之乃為銘焉君諱靖共字子直大王父某中儒科仕至太常博士王父某贈承事郎父某終通直郎君之始父名概者當元豐中名震一時所謂東明劉先生也一門羣從曰炳曰煥仕徽宗朝至宗伯列卿君挾門閥修名譽學問過人自游府縣學至貢於郊學文譽日廣貴游子弟皆出君下然至羣試往往不遂靖康中事多倉猝自大臣任事者皆思得竒材以濟國用故有徒步取侯印者相屬君素有物譽羣公

爭取以為從事君亦感所遇為盡力如在敦宗院取鎮
江舟濟宗子數十族崇安嗔噪卒振廩給之而戮首既
者士皆推服然仕不過初品推而進之則挽者屈抑而
墮之則彊者勝是亦命夫晚居于信之貴溪優游忘年
以其學訓行諸子故君之子建協之子延皆以少年連
試于禮部貴溪寇火焚邑又蕩其區徙于弋陽汭口鎮
踰年卒于寓舍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也享年六十
有五急難之苦協實濟之子天長即建也次未名先娶

張氏故殿中丞淑之孫再娶趙氏承宣使仲敵之女趙氏以二女累君君擇對嫁遣之一適敦武郎趙不既一適建州進士袁濤君以紹興壬申三月丁酉葬于汭口

鎮新開山之北銘曰

闕文



